



YUNNANDEZHEDIANSHI

● 徐刚 著

云南的这点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的这点事

● 徐刚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的这点事 / 徐刚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339-7

I. 云… II. 徐… III. 云南省—地方史—大事记—清后
期~现代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6689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王以富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施建国

书 名	云南的这点事
作 者	徐 刚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国防印刷厂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222-05339-7
定 价	2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1900年的昆明大火

——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与“昆明教案” 1

“集园”烟花女

——老昆明生存录 18

末任云贵总督的至宝 31

滇池上的“泰坦尼克” 45

轰炸昆明 62

云南土匪记事 122

红土高原里的黑白世界 145

1900年的昆明大火

——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与“昆明教案”

1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多事之年。这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扛着大刀长矛，喝着“刀枪不入”的符水进入了北京，一心想帮助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一点不给中国百姓争气的大清帝国对抗洋人洋教，助我朝廷，保我种族。

义和团在朝中一些抗洋派的支持下使出了非常手段，他们光着膀子，袒着胸膛，打着红包头，口中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举着古老的刀枪剑戟，冒着洋枪洋炮吐出的火焰，一拥而上，焚烧教堂，把外国传教士撵得像丧家犬一样四散逃命，他们把各国驻京公使使馆团团围住，叫嚷着要把洋毛子一个不留杀个精光……闹得全国上下各种灭洋力量，纷纷揭竿而起，围攻各地的洋人洋教。

这时，在华的帝国主义也联合起来，组成联军，打着保护在华洋人的旗号攻入北京镇压义和团，威逼大清帝国。先前以为可以借民间力量为大清帝国争些颜面的朝廷，可以借民间武装对抗洋枪洋炮，杀杀洋人威风的清政府，一看局面失去了控制，外国军队的人马已经开进了紫禁城，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放弃了对义和团的支持，出卖了义和团，把义和团丢在北京，拿血肉之躯去抵挡洋枪洋炮……慈禧太后带着满朝文武官员仓皇出走西安，大清王朝的龙旗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地招摇着。

义和团举事和洋人血战的消息传到云南时，昆明已是春光

刚过，夏季来临。受北方吹来的“扶清灭洋”之风的影响，云南也暗地里涌动起了一股股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潮。蒙自的老百姓再次围攻法国设在此地的海关，放火烧毁洋人教堂的消息也飞报到了省府昆明。

1900年5月14日清晨，这股暗地里涌动的反帝民潮突然在省城喷薄而出，浪头直扑法国驻昆总领事馆（现翠湖宾馆一带）而来。

昆明人“扶清灭洋”的浪涛扑打着升平坡（现篦子坡）法国驻昆总领事馆的大门。上千自发结伙而来的昆明百姓包围了领事馆，叫喊着要让法国驻昆总领事方苏雅（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出来说个清楚，讲个明白。

方苏雅这个“出入乘八人绿轿，鸣放铁炮三响，以示威风”的法国人，虽然一向讲究威风和排场，现在却没了声气。

领事馆大门紧闭，聚集于此的法国人个个荷枪实弹，武装到了牙齿，但人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双双蓝眼珠、黄眼珠都警惕如狼，心慌慌地等着大门被撞开来的一刻，等待着一场预想中的血战。

对当时的处境，方苏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都集中在我的家里，我的房子也做好了防卫准备。晚上6点，我们的人不再是分散居住在城内各处的单人个体，他们现在都在同一个岗位，腋下夹着长枪，并装上刺刀，警惕地盯着各个可能溜进我家的角落……有人决定放火烧我们，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他们准备了成堆的干草和柴火，往我们的院子里扔。我们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传教士们都武装起来了，那位最年轻的主教也拿了一支步枪，我们当场对他进行军事教学，而由此也不断引发出阵阵的笑声。当然，最好是沉寂，这是我定下的铁的纪律，我也尽量在种种突发事件中保持一种不去干预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只要我稍许流露一点儿软弱的表情，我们就全都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把事情弄复杂也许会造成恶果，所以我也尽量不去管，这可真是难以掌握的走钢丝杂技演员的平衡技巧啊！……我们就这样过了九天，我要求总督，要么切实保护我们的安全，要么让我们去东京（越南河内）。这两种选择之中，任何一种他都得负责。我告诉他，我的决心已

下，要是他的子民敢向我发起进攻，我一定要打光我的子弹，而且要在全区放火……（摘自罗顺江、胡宗荣所译：《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后同）

在由越南回到昆明的途中，方苏雅就已经预感到他再次进入的云南已同过去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在经蒙自到云南府（昆明市）的途中，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写道：

我得到的消息令我有些担心，不光是蒙自不安全，整个云南省的总状况都令人不安。当然现在的危险还没有出现清晰的轮廓时，我总能嗅到点什么。当局的军事行动和最近集合民团的频率都太不正常，不能不令我们警惕……云南省进行了大改组，原来的总督和他的藩台，在我离开云南时丢了官。据说，他们的后任只讲“杀尽西洋鬼子”。所以我极其担心他们会把那些愚蠢的老百姓煽动起来整我们……我弄来了一些枪支，以便在必要时能组织一支自卫队伍，我们已经闻到了火药味，我们不能束手就擒。我们的传教士们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他们当中许多人来向我要武器装备……

方苏雅的预感没有错，如果说，他知道到了昆明将会出什么话，那就是自己非法带入昆明的那些军火将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在此前，就在通过蒙自海关时，他私带军火闯关的事已经引起了云南政府的注意。

尽管他认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是有权携带自卫武器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40多箱武器，绝不是仅仅用于自卫而备下的。云南的地方当局也绝不会就此了事的。

果如他所料的那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为我的归来，我为驮队的进城作了种种必要的准备。几天前，我就让我的总管给总督去了帖子，他回答我说，他已向厘金局下达了命令……然而当我抵达我住处不久，我听说我的驮队以及我特别小心捆在轿子两旁的枪支均被南门厘金局的人全数扣留，当时我大为吃惊。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场误会，我马上派出一个听差，拿着我的帖子去要回我的行李，可是遭到了拒绝。我立马又派出我的副手作为我的代表前去交涉，副手又急忙回来告诉我说，他们正准备将我的那些箱子转托第三方看管，而且已经开了箱，厘金局的人是有权开箱检查的。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当地官员的奸诈之作。这是有预谋地要没收我的枪支。厘金局的人肯定在按密令行事……我感到我中了圈套……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武器弄回来。我带上博伟和弗里斯，一位年轻的印支行政官员，完全不顾中国的礼仪，不坐轿子，带上手枪步行赶到那里。我们穿了个通城，到了南门……我叫我的两个同伴拔出手枪，我和博伟两人用枪唬住厘金局的人和其他围观人群，弗里斯此时则负责组织那些赶骡子的人，让他们迅速把箱子驮在骡马身上，也用枪唬着，别出任何乱子。然后，我们护着驮队，穿过人群，迅速把这些箱子搬了回去。于是，我们有了枪，也许会对我们有用。他们原想在我们没有自卫能力时制服我们，现在我们也并非吃素的了。

面对着因从厘金局抢枪引发的这种局面，尽管手里有了枪，但方苏雅还是有些心虚，他是个中国通，他深知中国的老百姓如果一旦有了官方的支持，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暗示，他们就会有一种令人生畏和让人害怕的热情和执著，这种热情和执著马上就会变得疯狂起来。

自此，我再未收到任何答复，而百姓却开始骚乱。官员们组织了名流显贵通气会，并在会上攻击欧罗巴人，以点燃与会者的仇恨，他们许诺要赶走洋人，撤销修建铁路的计划等等。在藩台甚至总督的大门上贴上告示，晓谕百姓说要限令法国人交出所有的武器。甚至有人在集会上说，总督限定我们在48小时之内交出武器方可得到宽恕，否则48小时一到，大家便可攻打我们的住所，格杀勿论……

此时法国驻昆总领事方苏雅正在焦急地等着官方派兵前来解围。他已派人给云南总督丁振铎、巡抚林绍年、布政使李经羲送信，要求急速处理事端，严惩闹事者。

官军还不见来，门外的百姓却越聚越多，震天响的吼声一浪还比一浪高，让门里的人心里更加发毛。

2

昆明不是对外开放的商埠，法国人的领事馆原设在蒙自，

但法国借着修筑滇越铁路为借口，不经大清政府的批准，就借昆明富商王炽建在升平坡的新宅强设昆明总领事馆，处理法国在云南的事务。

对法国人强设领事馆一事，云南地方政府虽有怨言，但也无可奈何。老百姓的态度和政府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洋人本来就反感，更何况是强设领事馆，因而同法国人常有摩擦发生，只是还没公开爆发罢了。

今天的事在方苏雅看来有些非同小可，被群起而攻之还是头一遭。虽说去年因占圆通寺八角亭一事也被百姓们围攻过，但那只是区区几个草民所为，叫几声，吼一阵，政府一出面他们也就没了声气。今天就不对劲了，来的人这么多，声势这么大，到现在也不见官兵前来保护，这会不会是政府在暗中唆使的行为？

方苏雅的猜测没有错，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官府那边一点音讯也没有，他们仍在公开召集会议，分发武器。一个刚到云南不久的李鸿章的什么侄儿（即后任云南总督的李经羲），大谈歼灭欧罗巴人，甚至跟总督也发生了分歧，因为他认为后者过分软弱，他让人给那些爱国者分发猪肉，仅就这一点而言，便是局势严重的预兆。最后，我确信，当晚必然会攻打我们的住地。”

门外的吼声更强烈了，伴着撞击大门的声音，瓦块和石头也下雨似的落到了院子里，惊得方苏雅养着玩的那些狗、猫、鸡、豹子一千动物又跳又蹦又叫的，更加让人感到惶恐不安。几个平日里嚣张惯了的法国佬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挑衅，在他们看来，面对如此的“暴力”保持沉默，完全是对大法帝国的污辱，现在再不杀杀这些穿长衫短袄、留长辫的中国人的威风，不给他们一点血色看看，他们怎会知道洋枪洋人的厉害。于是几个洋人爬上房头，对着下面的人群开了枪。

枪声一响，刚才又吼又叫的人群，纷纷四散开来，几个被枪弹击中的人，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着。见有人流了血，围攻的人群更愤怒了，石头瓦片如雨似的飞向站在房头上的人。一些血气方刚的人见同胞中了枪弹后，不由得怒由心中来，恶向胆边生，铺天盖地的石头像弹雨一样打进了领事馆。

落在院子里砰砰作响的石头和着阵阵的怒吼声很是让躲在院内的人感到一阵紧过一阵的担心，这上千的人真要是顾不上死活地冲进来，可不是这几十条枪拦得了的。

外面，前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越聚越多，叫喊声和抗议声不断传进法国总领事馆，房子里的人都做好了防卫准备。这些由城中各地集中到方苏雅住处的外国人，“现在都在同一个岗位上，腋下夹着长枪，并装上了刺刀，警惕地盯着各个可能溜进我家的墙角。”方苏雅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描述了他们在院里的情况。

天黑了，“得知我们在这里有组织后，外人便不敢从那儿向我们发起进攻了。原本打算在当晚实施的计划便往后推迟。他们甚至等待冯将军（指抗法名将冯子材）和他的勇士们的到来。他们仍然包围着我们，仍然聚在一起，仍然躁动不已，仍然狂呼乱叫，照常贴标语。官府音讯全无，没有任何保护我们的措施。有人决定放火烧我们，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他们准备了成堆的干草和柴禾，往我的院子里扔。我们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每当有脑袋露出，我们的枪总有一支会朝露头的方向瞄准。”

天黑定后，见法国人没了声息，围攻总领事馆的人也累了，大家才很是心不甘地三三两两退去，想着明日再来收拾洋人。

当晚，在方苏雅的指挥下，法国人把从厘金局抢夺回来的军火由领事馆搬出，顺着五华山后的小路，由高地巷通往平政街教堂的后门秘密运入了平政街教堂。他们心想，就是到时让中国人来检查，没了物证，你还能奈何得了我。谁知，他们的此举也被老百姓窥见，为日后引来更多的民众抗议并火烧教堂埋下了祸根。

3

方苏雅是为筹办滇越铁路之事由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调任法国驻昆总领事的。

这时的云南，因为修滇越铁路之事，同法国人产生了不少的摩擦，从铁路沿线的人民到官府都对法国人强修滇越铁路抱

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因此对方苏雅来昆任总领事一事，就表现得特别的冷漠。

虽说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中国外务部）已将方苏雅出任昆明总领事一事通知了云南官方，但方苏雅一进到昆明还是受到了冷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我们到达云南省时，我们在全省各地受到的冷遇明显地一下子染上了粗鲁无礼的色彩……到达云南省的当天清晨，我的一个听差拿着我给当地高官们的帖子走在头里，他也负责落实我的住处。可是，当我抵达城门时，根本看不到来接我的向导的影子；既没有地方官员的名帖，也没有总督的回函。我的听差气急败坏地回来，他在衙门里受了盛气凌人的对待，当局也拒不给我提供住处。我叫他再去知照当局，说我本人已经到达，要他们领我去我应下榻的地方。我的下人不久又耷拉着脑袋回来了；那里的人都不搭理他，甚至拒不理睬那张作为一切交际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起介绍作用的大红帖子。他们粗暴无礼地要我告诉我，说他们根本不管我，我能住哪里就住哪里，与他们无关。”

省府官员们有意要让方苏雅感觉到冷淡的态度，让方苏雅看见大清国对法兰西的不欢迎程度，一向骄横的方苏雅也来了气，他下令让部下强行闯入当时接待官员的地方——皇华馆。

方苏雅的横蛮引来了官方和民众的抗议，官方准备把他从省政府招待所——皇华馆赶出去。这一点方苏雅已经感觉到，他写道：“事情看来很严重，以至于那位负责铁路使命的长官建议我，主动放弃那个应当属于我而当地官员也肯定过我有居住权的住所，因为他入住圆通寺被驱逐出来后，至今看来还惊魂未定。”

1899年11月的一天，法国铁路勘测人员和呈贡人因铁路占地问题发生争执后，一班测绘员带了图纸回到圆通寺八角亭支桌制图。这时，几个儿童正在亭前追逐嬉闹，一不小心将绘图桌撞翻，墨水也洒得一图纸的。洋人大怒，立即抓住儿童，一阵乱打。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儿童跑出寺门大叫“洋鬼子打死人了！救命啊……”另外几个小孩也跳脚舞手地高叫起来。

路过的人知道了法国佬打人的缘由后，一想到霸占八角亭的伤痛，不由得一阵阵怒火上涌，决心教训教训这伙法国人。

于是几个人提议：我们进去收拾他一顿……六七十人便涌入寺内。寺内法语学校的学生，见这么多人要来打法国人，急忙告诉法国老师。老师一看事情不妙也急忙跑去告诉打人的几个法国人。

法国人见势不妙，扔下手中的活计，撒腿就沿着寺后通圆通山的路，逃之夭夭。

众人见法国人跑了，只好拿八角亭上的办公用品出气，摔的摔，撕的撕……正解恨时，官兵闻讯而来，抓了几个人，关了几天也就放人了事。

方苏雅没有接受法国铁路人员被从圆通寺驱逐出来的教训，在他看来，“确实，印度支那的办事员在处理中国的事情上经验尚还不足，他们不知道，跟中国人打交道，哪怕放弃一丁点儿权利或特权都会导致可恶的后果。”正因为方苏雅一贯都有着这种恃仗特权的洋人心理，才为日后因他而引发的“昆明教案”埋下了导火索，因为他恃仗强势、目中无人的态度，从他一进入昆明的那天起，就给昆明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昆明人已经准备找机会教训教训这个不讲理的留着八字胡、得不得就对他们吹胡子瞪眼的法国佬。

因为怕引起外交争端，迫于中、法两国政府的压力，方苏雅最后还是搬出了皇华馆，租下了富商王炽的房子作为领事馆。但是，在他的支持下，他又再一次将圆通寺八角亭霸占下来，作为滇越铁路勘测委员会驻昆办公机构。

对方苏雅的这一霸道行径，昆明民众虽愤懑不已，然而，都因官府怕洋人而忍了下来，但百姓的不满已淤积于胸，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喷发的机会罢了。到了1900年时，昆明百姓借了圆通寺办斋醮之机，又一次掀起了讨回圆通寺的活动。

这天，来自四河六坝的老百姓避开正门的法国人，纷纷从圆通山绕道下到圆通寺内，与法国人论理。他们吼的吼，叫的叫，说的说，把八角亭中的法国人团团围住，一个个义愤填膺，数落这些高鼻子的种种不是，要他们滚出寺庙，还我进香念佛的场所，让和尚和百姓好做佛事。

消息传出之后，昆明城里的百姓你传我我传你，一时间纷纷涌入圆通寺，把个弹丸之地围得水泄不通。面对上千人的围攻，尽管方苏雅一再要求官方出面制止事态发展，可是近在寺

旁(昆七中)的昆明县衙门口头上虽也应承着,可就是不见行动。见事已如此,方苏雅知道众怒难犯,也不敢太过分了,只得忍让了事,答应改天就退出圆通寺。一向恃仗外交特权,从不把昆明百姓和地方政府放在眼里的方苏雅这回之所以让了步,是因为他已得到从滇南传来的当地民众围攻法国海关和教堂的消息,他怕过分逗恼了昆明人会引火烧身,于自己不利。

云南各地反对洋教洋人的斗争引起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的注意。

自从出任越南总督后,他一直想干一件大事,就是寻找借口,入侵云南,为法国在云南谋取更大的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当方苏雅出任云南总领事时,他就要方苏雅一方面全力筹办好滇越铁路的事务,一方面给方苏雅配备了以陆军大尉柯里格为首的军事人员,借着勘测铁路和购买马匹为名,暗中探查云南各军事要隘的布防情况,以便日后所用。

柯里格回到越南后,将探查到的云南的军事和各种情况向杜美作了详细汇报。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美密电方苏雅,要他立即从昆明起身到河内。

方苏雅到了河内后,杜美向他传达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他的设想:要方苏雅带领一批人马和军火回滇,伏兵省城,等法军进攻时,作为内应,对云南实施内外夹攻,迫使清政府对法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方苏雅领受了杜美代表法国政府做出的旨意,1900年4月13日方苏雅带着40多驮军械和法、越100多人马,经河口入境准备返回昆明。

5月5日,方苏雅坐着轿子,带领大队人马到达蒙自时,一想到要带着这么多武器通过海关,他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紧张了起来。

按照《中法会议通商章程》的规定,法方是不能私运军械等武器进入中国的。当一队队马驮子走进海关税务司时,英国稽查员要求查验所有过关货物,但遭到了方苏雅的拒绝。

方苏雅的蛮横惹怒了本来就同法国人有着矛盾的英国人,稽查员把方苏雅不让检查的事报告了他的上司。税务司长到后,方苏雅仍然不愿接受检查。当税务司长抬了抬那些沉重的箱子

之后，他更明白了法国人为什么不让检查货物的原因。就在英国人坚持必须验过货物后才能通关时，谁也没想到，方苏雅突然大叫一声“给我走！”指挥人马冲关，然后迅速把货物驮进了法国设在蒙自的领事馆。

感到受了污辱的英国人（英国人也想在云南谋取利益）把方苏雅偷运军火的事通报了蒙自地方政府，但蒙自官方怕惹出麻烦于地方不利，在明知方苏雅携带军火是严重违反外交条例，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下，还是让他强行闯过了蒙自海关，但随后即电告云南总督丁振铎、巡抚林绍年和布政使李经羲，将方苏雅密运军火事上报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处理。

1900年5月13日，方苏雅带领的人马和枪械进入省城时，得到报告的南门厘金局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枪械40多驮，扣存于局内。

枪弹被扣急坏了总领事方苏雅，恃仗着外交权，在方苏雅的率领下，法国人持枪闯入厘金局，声称要讨回被扣留物资。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法国人纷纷拔出手枪对准厘金局官员的脑壳，威胁说，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扣留的枪械，我们就要动武……面对这伙武装到牙齿的法国人，一向怕洋人的厘金局官员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枪械搬走。

法国总领事亲自带人闯入厘金局，用枪威逼中国官员，抢走私运入滇的军火这一消息报到省督，又传入百姓耳中后，一时之间，惹得昆明百姓心头的新仇旧恨全涌了上来。被方苏雅惹得自觉大失颜面的官府这时也坐不住了，省督授意昆明团总陈荣昌发出“滚单”（通知），号召昆明48堡乡团，每团各派10人来城，向法领事馆抗议示威，想以民众之力，迫使法方交出抢夺回领事馆的武器，于是才发生了昆明老百姓围攻法国总领事馆一事。

围领事馆时，因为接到“滚单”的人还不多，等到第二天，知道军火已被转移到平政街天主堂后，这时更多的接到“滚单”的民众又纷纷涌向了天主堂，将躲在天主堂里的法国人和传教士围了个严严实实。

就在官府静待事态发展，想着方苏雅大概会因害怕民众的力量而交出枪弹时，早就对作威作福的法国人憋了一肚子气的

昆明百姓，可不像官府那样怕洋人，特别是住在东郊归化寺归化教堂附近的农民，平日里，就因常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教士所欺负，现在一看官府发出“滚单”，也纷纷起来，将若瑟教堂围将起来，向这些仗着外交权掠夺附近农民的田产，纳息收租，强占民女，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教士讨个公道。

几天后，方苏雅终于接到了官府的回信，信中说，你运来枪支一事惹恼了百姓，但你不要离开，我们会下令平息事态的，不过你最好还是把武器交出来。

总督丁振铎的信并没有让方苏雅交出私运的武器。方苏雅也从这事中看出，他们受到围攻时，官府之所以迟迟不出面，目的就是要借用民众的力量，迫使他交出武器。他非常明白，这是怕洋人的官府想假借百姓之手，显示他们的力量。

4

1900年5月30日，方苏雅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好啦，最严重的警报解除了！”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自己的担心：“不过，我并不存太大的希望。近期以来，挑起对外国人的仇恨，为之掀起的骚乱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是来自官方。显然，一场暴风雨还在酝酿之中，我受到的冲击还只是个开头。要是不尽快做些准备，其他的冲击将会接踵而来。”

方苏雅的预感没有错，果然，6月4日，他收到了法国公使从北京来的电报，要他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因为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已经开始攻打外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和放火焚烧教堂了。在这种交恶的情况下，修不修铁路这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他保护法国在滇公民的安全。

我感到局势无法控制，必须考虑皮雄先生建议的撤退计划了。但我很想弄清总督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撤离我的岗位。于是，我再次请求丁大人阁下予以解释。我对他说，我非常了解局势，他非常担心暴乱波及到他治理的省份，也知道他的处境很困难，我向他保证，我不会给他再添乱。但我要他答复我，万一真发生了大家所担心的事情，他将采取什

么措施以控制局面，保护我们的机构和人身安全。我先得到极友好的口头答复，他通过自己的幕僚向我的诚挚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他会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朝廷对外国人的态度，让云南的官府也对法国领事馆的态度硬了起来。第三天，方苏雅收到了云南总督府的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离开云南！

1900年6月10日，已无法在云南继续呆下去的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一场大雨中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让他越来越感到害怕的昆明。

下午2:30，方苏雅在官府派来的人马保护下开始出发。“还没走上300公尺，我们的21顶轿子还没有来得及拉开距离，苏将军便吓得脸色铁青地向我跑来，要我赶快回院子去。他说，我们要走的南门出现了骚乱，我们没法继续前行……我们又只好调头。苦力们匆匆忙忙地抬着轿子没命的逃跑。我们的驮队转眼间便遭到抢劫，箱子被撬开，掉在泥浆里，什么也没给我们剩下。”方苏雅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场因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无视中国主权而引发的1900年的昆明大火——中法关系史上有名的“昆明教案”是怎样开始的：

比我房子高的高地上几乎站满了人，他们试图进攻我们，从高处用大石头砸我们。我们立即进入防卫状态，每个人都极为冷静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瞄准那些攻打我们的人，他们像兔子一样的逃掉了……大家正在谈着，外面聚集的人群疯狂地高声呐喊，冲向我们曾经住过的一个房间的房顶，我们听见木头在咔咔作响，又看见一些瓦片雪崩似地纷纷落下，天花板也砸得坍塌了。另外一些人则向市内另一头的主教堂奔去……

捣毁了领事馆旁法国工程师们的住房后，面对武装到牙齿躲在领事馆里的二三十名法国人，围攻的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他们把枪藏到了平政街教堂，走！我们到那里去搜枪，拿他们的枪来打他们！”

群众马上一呼百应，他们离开法国总领馆，顺着五华山后的小道，经过水晶宫，穿过螺峰街，来到了平政街天主教堂（现在的省卫生学校），开始向教堂发起进攻。“在我们藏身的土牢里可以听到外面的吼叫声，可以判断攻击者从哪个方向进

攻。在总管家，有人两次企图放火，但都被邻居扑灭了，怕的是祸及自家的房子。主教的住所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烧得只剩几根木桩……”

与此同时，上一次就被东郊农民围困过的东郊狗饭田教堂也被农民们再次围攻。他们叫着要教士们出来说清楚为什么要强霸他们的田地，面对抬了锄头、铁耙的群众，平日里趾高气扬的传教士们这时也没了声气，他们一个个悄悄地从后门溜走了，他们害怕遭到不测。

没了发泄的对象，冲进教堂的老百姓干脆一把火点燃了空无一人的教堂，他们以焚烧教堂的方式，来表达对传教士的愤恨心情。

狗饭田教堂被烧的消息传到了围攻平政街大教堂的百姓耳里，面对着拒不出来见面认错、交出武器的法国人和传教士们，百姓心头的怒火更是被激得不能自持，在众人的吼叫中，他们开始向教堂发起攻击。很快，早已跑得空无一人的教堂就被百姓们攻破了，人们冲了进去，疯狂地砸烂着里面的椅子、神像和一切设施以解心头之恨。到傍晚时，面对已经空荡荡的天主教堂，觉得还没解恨的人们又从附近的油脂铺提了半桶洋油过来，将其浇到天主堂的大门上，然后点上一把火烧了教堂。

在冲天的火光中，教堂渐渐被整个地烧得垮塌了下来，成为一片残墙断瓦。看着平政街教堂冒起了冲天大火，围攻的人们又呼叫着穿过圆通街，向着小东门外的教堂涌去，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过了不久，小东门外的教堂也被一片火海包围。

焚烧教堂的火焰映红了昆明的天空，被大火燃起了激情的民众这时又纷纷涌向总领事馆，他们决心要像烧教堂一样把龟缩在领事馆里的法国人统统烧死，哪怕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法国人也在所不惜。

5

百姓的聚众抗议竟然演变成像义和团那样的放火烧教堂，